融贯真理论的逻辑哲学省察

胡泽洪

摘要: 按融贯真理论者的观点, 一个信念或命题总是属于某一信念集或系统的, 如果该信念或命题与信念集或系统中的其他信念相融贯, 则该信念或命题为真, 反之为假。可以看出, 融贯真理论的重要概念是“融贯”与“系统”, 对它们做深入的分析与考察是理解融贯真理论的关键; 对融贯真理论最常见、最主要的批评是该理论允许任何命题为真, 因为, 从理论上讲, 任何一个命题包括明显为假的命题都可以找到一个与之相融贯的系统。针对这一批评, 融贯论者从不同的侧面进行了有一定道理的、比较务实的回应; 就融贯真理论与符合真理论而言, 一般认为它们是两种不同的具有竞争性的真理论, 但事实上, 它们之间既具有竞争性, 也具有互补性。

关键词: 真; 真理论; 融贯; 系统

中图分类号: B81 **文献标识码:** A

真理论 (Theory of Truth) 也称真之理论。就传统真理论而言, 主要包括符合真理论、融贯真理论与实用真理论, 其主要研究的是一个命题、信念、或语句为真是什么意思? 如何检验一个命题、信念或语句的真?¹换言之, 传统真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真之载体、真之涵义与真之检验方法。

本文试图主要以布拉德雷 (F. H. Bradley)、布兰沙德 (B. Blanshard)、莱谢尔 (N. Rescher)、沃克 (R. C. S. Walker)、杨 (J. O. Young) 等现当代融贯论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为基础, 从逻辑哲学的视角对融贯真理论进行探析。

1 融贯真理论的基本概念

按融贯论者的观点, 一个信念或命题总是属于某一信念集或系统的, 因此, “对一个命题来说, 如果它与某一信念系统相融贯, 它就是真的。这不仅意味着, 它是真的, 当且仅当它与那个系统相融贯, 也意味着, 真所包含的, 除了融贯没有

收稿日期: 2024-11-20

作者信息: 胡泽洪 华南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huzh@snu.edu.cn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逻辑真理论的历史源流、理论前沿与应用研究”(17ZDA025)。

¹真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何物为真, 也即真之载体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 有人认为是命题, 有人认为是信念, 有人认为是判断, 也有人认为是语句, 莫衷一是。在本文中, 我们对此不作定论, 即认为真之载体可以是命题、信念、判断或语句, 对它们不作区分。

别的东西。真的主要元素是融贯而不是其他东西，特别是，真不在于命题与实在的符合”。（[6]，第124页）

那么，什么是融贯？说一个信念或命题与系统中的其他信念或命题相融贯是什么意思？关于融贯，不同的融贯论者有不同的说法，比如，布兰沙德认为，“融贯”并不简单地就是一致或相容，而是一个更丰富的概念，理想的状况是，一个融贯的系统是一个复杂的，或者包含所有“已知的事实”的系统，并且，假定了系统之间的每一个判断是相互衍推的：“完全融贯的知识应该是这样的知识：在其中，每一个判断都与其他判断相互衍推”。（[1]，第107页）“（在）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系统中，……没有任何一个命题会是任意的，每一个命题都会被其他命题共同地、甚至独自地衍推出，没有任何一个命题会处于那个系统之外。”（[10]，第196页）沃克认为，如何理解“融贯”？一个信念系统应该是什么样的？对这些问题，并没有一个标准的回答：

有时候，“融贯”被看成是简单地同表示信念系统的特征的基本原则相一致；有时候，在极端的情况下，“融贯”被看成是所有命题之间的相互衍推： p 同 q 和 r 相融贯仅当 p 、 q 、 r 每一个都相互衍推另一个。有时候，关于“融贯”的表述比较模糊。确实，我们并不能实际地确定“融贯”由什么构成，除非我们能确定哪一个信念系统是恰当的。

（[6]，第127页）

可以看出，融贯论者所谓的“融贯”，至少包括相容、一致、相互依赖、相互衍推等涵义。就这些涵义而言，相容与一致可以归为一类，相互依赖与相互衍推也可以归为一类，可以认为，前者是广义的或弱意义下的“融贯”，后者则是狭义的或强意义下的“融贯”。

就狭义的或强意义下的“融贯”而言，它要求系统内部的信念或命题之间相互衍推（entail）。从逻辑的观点看，“衍推”强于“蕴涵（implicate）”，一个信念或命题与信念集或信念系统中的其他信念或命题相互衍推，则意味着该信念集或信念系统中的每一个信念或命题都与其他命题相互推出，相互推出的命题之间除了真值上的相同，还应该有意义上的关联。“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在一个融贯的判断系统中，每一个判断所断言的东西恰恰等同于所有其他判断所断言的东西。”（[10]，第196-197页）至于信念或命题的“相互依赖”，由于“相互依赖”不是一个逻辑概念，很难对之精确地定义。一方面，如果把它还原成一个逻辑概念，则几乎可以与“相互衍推”等同，另一方面，按日常意义，如果某一系统中的信念或命题 p 的真依赖于 q ， q 的真依赖于 r ， r 的真依赖于 s ，……，则最终的结果是每一个信念或命题的真都是循环的，最终是无法确定的，很显然，这一结论也是真理论者难以接受的。

也许正是由于狭义的或强意义下的“融贯”带来的问题过于明显和没有可操作性，大多数的融贯论者关于“融贯”的涵义是取其广义，即相容或一致。从逻

辑上讲,两个信念或命题相容或一致,即意味着它们在同一个系统中不矛盾。应该说,取融贯之广义,认为信念或命题之真在于与系统中的其他信念或命题相容或一致,这是大多数融贯论者的策略。然而,要注意的是,此处的相容或一致,不只是一种逻辑一致性,它还应包容意义与内容上的相容或一致。也就是说,对于融贯,应该有比逻辑一致性更多的要求。两个命题或信念,只要不存在逻辑上的矛盾,比如“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和“有的人是聪明的”可以是逻辑一致的,但却不能说一定是融贯的,要考察其是否融贯,必须将它们放入一个特定的、具体的系统即信念或命题集中进行考察。

当然,对于以一致性来界定“融贯”,有学者提出了异议。罗素(B. Russell)就曾在对融贯真理论的批评中指出,如果把两个命题相互融贯解释为相互一致,则这里预设了不矛盾律等逻辑规律的真,但融贯论并没有说明不矛盾律等逻辑规律的真。对此,融贯论者回应说,不矛盾律,像所有的真一样,它之所以真,是因为它与一个信念系统相融贯。特别是,不矛盾律等逻辑规律是被这样一个信念支持的:除非每一个信念系统包含一些像不矛盾律这样的东西,否则,交际与推理将不可能。因此,任何融贯的信念集必定包含或预设了不矛盾律等逻辑规律。([9])我基本同意融贯论者的这一回应,预设不矛盾律等逻辑规律的真并不是某一理论的致命缺陷,任何理论都可以也需要预设逻辑规律等“自明之理”或公理作为基底。事实上,无论是以一致性还是衍推来定义“融贯”,由于预设了不矛盾律,也预设了真,形成了所谓的循环。但要指出的是,这种循环并非恶性的,反而有时是无法避免的。因为,真理论所讨论的对象——真——是非常特殊的,它的特殊性可以由一个带有循环性的句子表现出来,即:一个对真的定义是真的吗?也就是说,我们要判断或定义一个句子是否为真,我们需要先了解什么是真。([11],第3页)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在真理论中,真这个概念是可以允许“在先的”。

根据融贯论者的观点,命题、信念或语句的真在于与系统中的其他命题、信念或语句相融贯,在这里,“系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所谓系统,也就是一个命题、信念或语句集。那么,该系统必须如何选择或构建?它必须具备什么特征?比如说,这个系统是不是必须足够大,能将所有的真的信念或命题都包含其中?对这些问题,不同的融贯论者有不同的回答。

布拉德雷认为,一个融贯的系统必须既具备一致性,又具备广博性。一致性不用多说,而广博性,就是系统要尽可能多地包含真的信念或命题。在布拉德雷看来,“真是宇宙的理想表达,它同时也是融贯的和无所不包的。……,总之,完美的真,必须实现系统的整体性这一目标。”([2],第223页)这种作为整体的真也就是我们所追求的无所不包的、完全一致的信念集合。理论上,这种作为信念集合的系统只有一个,且是完全的。但是,作为认识主体,我们并不能达到这种作为整体的真,而只能达到部分的真,部分的真永远都只能是整体的真的一个片

断，是不完全的真。（[13]，第 122 页）正因为我们无法达到作为整体的完全一致的真而只能达到部分的真，因此，作为一个信念或命题的真的基础信念系统就不可能是唯一的和完全的，但我们要追求广博性——使系统中的真命题或信念尽可能地多，使系统尽可能地丰富。

沃克认为，广义地看，信念系统是个体的，大多数人的信念是可能不一致的，它不能包括我们所相信的所有事物，所以，许多融贯论者心中的信念集都是我们一些信念的子集，也许，最大的子集是内在地一致的，也许，某些子集是基础性的，比如逻辑规律、推理规则等。（[6]，第 126 页）这也就是说，基于信念的私人性、多样性，信念系统不可能是唯一的或完全的，它只能是某些特定的信念集，因此，存在着多个甚至无穷个系统，它们都是我们这个作为整体的真的子集，说某一信念或判断与某一系统中的信念或命题相融贯，是指与某一特定的语境中的信念集相融贯。

莱谢尔对融贯真理论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曾著有《融贯真理论》一书，在该书中，他谈到了对系统的要求：一致性与包容性。关于包容性，就是要求作为真的担保的信念集尽可能多地包含真信念或真命题，成为信念的“最大一致子集”，他用英文缩写 m.c.s 表示。莱谢尔详细讨论了融贯性分析如何为确定“什么是真的？”提供了一个宽广的应用和非常有用的方法。他指出，在我们对周围世界的认识中，我们会经常涉及很多零散的或假设的信息或数据，它们可能是不完全的或不一致的，在信息或数据不完全或不一致的情况下，当我们必须通过竞争性的理论或解释对事物整理归类时，我们就必须尝试把一个最大地合理一致的故事放在一起，形成一个不一致信息或数据中的最大一致子集。（[3]，第 27 页）对这个最大一致子集，他是这样定义的：

对任何 S 的子集 S_i ，如果 S_i 满足下列三个条件，则可以说 S_i 是 S 的最大一致子集：1. S_i 是 S 的一个非空子集；2. S_i 是一致的；3. 不是 S_i 的元素的 S 的其他任何元素没有一个能够加入 S_i 这个集合而不产生矛盾。

（[4]，第 78 页）

根据上述定义，他进一步得到了如下结论：

1. 如果 S 是一致的，那么 S 只有一个最大一致子集 S_i ，即它自身。
2. 在任何最大一致子集 S_i 中都不会出现自相矛盾的 S -元素。
3. 如果没有自相矛盾的 S -元素，那么 S 就是其最大一致子集的并。
4. 如果 S 是集合 S' 和 S'' 的并，其中 S'' 是一个命题集且其命题是相互矛盾的，那么， S 和 S' 的最大一致子集是相同的。
5. 如果一个 S -元素 P 是一个重言式，那么 P 出现于 S 的每一个最大一致子集中。

（[4]，第 78 页）

可以看出，就融贯论而言，选择一个合适的系统即命题或信念集是关键。那么，如何选择或构建合适的命题或信念集呢？首先的一个选择是该集合应该是包

含关于现实世界的命题或信念集合，最常见的选择就是目前我们所相信的信念或真的命题集，在此基础上，通过一致性或融贯性条件选择与之相一致或融贯的命题或信念来逐步扩充该集合，以尽量得到一个最大一致集。然而，备选的命题或信念集多种多样，有些集合之间甚至相互矛盾，因此，找出一个一致的、包含目前所有信念集的命题或信念集是不可能的。所以，在实践中，系统一般是某一特定的、具体的命题或信念集。

2 融贯真理论面临的主要批评及其回应

融贯真理论作为传统真理论的重要分支，在真的定义与真的检验标准问题上独具特色地提出了“真即融贯”的观点，这是它的理论创新之处。然而，融贯论本身也面临一系列批评。

对融贯论最常见、最主要的批评是，融贯论允许任何命题都是真的。因为，任何命题包括像“波士顿是密西西比的首府”这样的假命题都可能是某些融贯的信念集中的一员。这一批评的核心就是：根据融贯论的观点，一个命题或信念的真主要在于其与某一特定系统即某一特定的命题或信念集相融贯。那么，这一特定的系统如何选择或构成呢？从理论上讲，任何一个命题或信念包括明显为假的命题或信念都可以找到一个与之相融贯的特定的系统，从而宣称为真。

对融贯论的这一批评最早来自罗素。在其1907年发表于亚里士多德学会会刊的论文《论真之本性》中，他指出：对融贯论的反对意见在于：融贯论在构建一个融贯性整体的过程中，预设了“真”和“假”的一种更一般的意义，并且，这种更一般的意义虽然对于该理论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但其本身却不能用该理论进行解释。例如，我们都知道，“斯坦布斯主教因为谋杀被绞死”这个命题与整个事情的真相或我们的经验是不融贯的。但是这意味着，当我们对它进行检验时，存在着某种我们已知的东西与该命题是不一致的，因此，与该命题不一致的东西必定是某种为真的东西。这就使得我们完全有可能去构建一个与假命题相融贯的整体，从而使得“斯坦布斯主教因为谋杀被绞死”这样的命题在其中会有自己的位置。总之，构成真的整体的那些部分，必定会是那些我们通常称之为真的命题，而不是那些我们称之为假的命题。但是，就融贯论而言，它并没有对“真的”与“假的”这两个词所表达的不同作出解释，也缺乏证据证明：一个假命题构成的系统，例如一部好的小说，可能不像真的整体这样的系统一样融贯。（[5]，第33-34页）

对于这一批评，很多融贯论者进行了回应。回应的策略之一就是强调系统即命题或信念集的特定性。比如，沃克认为，融贯论所讲的是，真是指与事实上是或应该是的某些特定的信念集之间的融贯，而不是指与抽象谈论的命题之间的融贯，因此，对于融贯论者来说，并非一个任意的融贯的信念或命题集中的成员就一定真，只有与某些特定的信念集或命题集相融贯的成员才是真的。（[6]，第129

页)格雷林(A. C. Grayling)也指出:“融贯论为回答这里所隐含的批评所采取的唯一办法便是规定命题的一种实际的‘目标域’,作为真理检验标准的融贯性应用于这种‘目标域’的语境之中。这样一种目标域的主要候选对象是那种描述或报导我们的经验的命题集合。”([10],第206页)可以看出,强调经验与语境,强调真是与一个具体的特定的系统而非抽象的系统相融贯,这是这一回应的实质。按照这一观点,说某一个命题或语句为真,是因为其与某一特定的在一定语境中的系统相融贯,因此,该命题或语句的真就是在某一特定的系统中的真。问题是,既然一个命题可以与某一特定的系统相融贯,则该命题的否定也可以与另一个特定的系统相融贯。因此,这种回应并没有解决困境,反而有可能导致真的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所以,这一回应是不充分的。对此,一些融贯论者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补充论证:“融贯论者并不相信命题的真主要在于同任何任意地选择的命题集的融贯,而是认为,真主要在于与信念集或被认为是真的命题集的融贯。没有人真正地相信包含‘简·奥斯汀因为谋杀被绞死’那样的命题的命题集。”([9])根据这一说法,融贯论所说的系统即命题或信念集中的命题或信念必须是真的,一个命题或信念只有与一个真的命题或信念集相融贯才是真的。这一说法确实部分地化解了罗素的批评,但却引发了一个新的问题:融贯论在谈话什么是真的问题时却预设了“真”这一概念。对这一问题,本文此前已有提及,即这一预设有时是不可避免的。除此,融贯论者也试图从理论自身的角度进行解释:

融贯论者认为,真并非是与任意选择的命题集相融贯的命题,而是与某一信念系统相融贯的命题。说一个命题 p 是真的,也就是说,“ p 被相信”是真的。但紧随而来的问题是,“ p 被相信”是真的又是什么意思呢?融贯论者只能回答说“‘ p 被相信’是真的”的意思就是“ p 被相信‘被相信’是真的”。很显然,这将会产生无限倒退,也无法解释命题的真到底是什么意思。 ([8],第93-94页)

为了摆脱这种无限倒退的困境,一部分融贯论者试图部分妥协其融贯论立场而求助于符合论。比如,布拉德雷指出:

从更好的观点看,……没有一个判断能够指称它自身之外的任何事物,因为在每一个判断中基本的现实是真实地存在的。另一方面,在任何判断中这个现实都是不完全的,所以,存在着的现实和在判断中实际地达到的真之间是有差异的。但是,这一差异留在对象之中,在对象之外谈论真或指称真都是不可能的。 ([2],第331页)

真必须是事实为真,并且这个事物不是真本身。 ([2],第325页)

在这里,布拉德雷在融贯论的基础上向符合论伸出了橄榄枝,他实际上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融贯不是证实真的最终标准,融贯必须被比融贯更为具体、更为现实的事物来证实。又比如,沃克指出,符合论与融贯论并非是完全排斥与竞争的,因

为它们都是不完全的，一种理论，有可能将符合论和融贯论结合起来，对一些真给予符合论的说明，对另一些真作融贯论的说明，他把此种情况称之为不纯的融贯论。就不纯的融贯论而言，实在的本质可能部分地由融贯的信念系统决定，也可能部分地由与它独立的某些事物决定，一个理论，它可能对关于我们的经验陈述的真提供了符合论的解释，而对于更多的理论陈述的真则提供的是融贯论的解释。又比如，一个理论，它对关于我们周围的世界的直观的“事实上的”真给出的是符合论的解释，但对某些评价性真，或者关于可能性与必然性的真等，则给出了融贯论的解释。（[6]，第128页）在这里，部分融贯论者实际上提出了一种关于真的混合解释：融贯论提供了所有命题的真值条件的最好说明，除了特定系统中的命题，符合论则可以对这些特定系统中的命题的真值条件提供最好的说明。（[8]，第95页）当然，融贯论者的这一策略也受到了质疑，即认为如果对融贯论的辩护需要诉诸其竞争者——符合论，则融贯论是不融贯的。

如何看待融贯论者对罗素所提出的这一批评的回应或辩护？我认为，总体看，这些回应与辩护是有一定道理的，也是比较务实的。在融贯真理论中作为融贯依据的系统是特定的、具体的而非抽象的命题或信念集，它们来自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科学实践之中，一般包括某一团体的说话者所采纳的信念集。这些命题或信念的真，与人们的直观与经验有很大的关联，所以，在对系统的最终说明中，有时需要采纳符合论的观点。事实上，融贯论与符合论一样，作为一种真理论，它们都不是完全自洽的。

融贯论并不能适用于所有的真，因为一定有一些真它决定融贯论自身的性质，所以它们的真不能由融贯论决定。真的融贯系统必须由人们的接受或认可——并且通过那些决定系统中的构成融贯的原则和推理规则来决定。所以，一定有一些真，这些真是人们接受的，它们并不能包含在融贯中。一个纯粹抽象命题的融贯系统可能包含诸如“每个人都接受铅笔是奶酪制成的”“每个人都接受每个人都接受铅笔是奶酪制成的”等等之类的命题。我们需要的不是系统自身宣称的信念、接受或规则，而是现实的信念、接受和实际生效的规则。……系统也可以在其他的情况下决定真，但它不能决定它所依赖的真、关于被现实地接受的真以及被现实地当作规范的规则。融贯论不能提供这些真，这些真之所以为真是因为世界就是这样。（[7]，第225页）

3 融贯论与符合论

融贯论与符合论是两种不同的实质真理论，它们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关于命题、语句或信念与其真之条件之间的关系，前者认为是融贯，后者认为是符合。第二，关于真之条件，前者认为命题、语句或信念的真之条件

主要在于其他命题，后者则认为它们的真之条件并不是命题，而是世界的客观性质。因此，一般认为，融贯论与符合论是两种不同的具有竞争性的真理论。但事实上，融贯论与符合论既有竞争性，也具有互补性。首先，就融贯论与符合论来说，符合论具有基础性地位。符合论的基础性地位至少表现在如下两点：第一，符合论强调命题、语句或信念的真在于与事实的符合，强调认识的真在于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这最符合我们“主观反映客观”这一认识的直观，也是与我们的日常思维相吻合的。第二，符合论之外的其他真理论不仅不完全否定符合论，而且或多或少地以符合论作为讨论的基础或者多少在某些方面预设了符合论。以融贯论为例，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即使是布拉德雷、布兰沙德等经典融贯论者也没有否定符合论，反而在某种意义上救助于符合论。事实上，作为融贯论的标准的系统即命题或信念集，本身就预设了符合论意义上的真，也需要借助符合论，才能最终克服融贯论自身所面临的某些困境。

其次，融贯论与符合论对真之定义及真之检验标准均作出了自己的回答。有人提出要把真的定义与真的检验标准区分开来：前者给出真的涵义，后者提出检验一个语句或命题是否为真的方法，并进一步按此标准区分如下问题：是需要把融贯论与符合论看作对立的，而人们不得不在二者之间进行选择呢？还是需要把这两种理论看作是相互补充的——符合论提供定义、融贯论提供标准？（[14]，第109-110页）就融贯论者来说，融贯到底是真之本性即真之定义还是检验真之标准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呢？不同的融贯论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比如，布拉德雷认为融贯主要是真的标志、检验，而不是真的定义，布兰沙德坚持真就在于融贯，融贯既是真的定义，也是真的标准。（[14]，第110页）沃克则坚持融贯论是关于真之本性（真之定义）的理论，认为融贯论主要在于说明真的定义。（[6]，第2页）国内也有学者认为，在真之定义与标准的区分下，符合论提供了定义，融贯论提供了标准。（[12]，第15页）

我们认为，尽管在理论上可以将传统真理论讨论的主要问题划分为真之载体、真之定义与真之检验标准三个方面，但在实际的论述与分析中，每一个真理论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了这三个问题，很难说哪个真理论谈的是真之定义，哪个真理论谈的是真之标准。事实上，即使是就某一个具体的真理论而言，也很难把上述三个问题的讨论截然分开，特别是关于真之定义与真之检验标准，这两个问题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就符合论来说，“与事实相符合”既是真的定义，也是真的标准，尽管它最直观，也最符合人们的日常思维实际，但在事实的界定、符合的方式等问题上，符合论面临系列认识困境。面对符合论的困境，融贯论独辟蹊径，通过“真即融贯”这一观点，从某种意义上部分地化解了符合论的困境，将命题与事实即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转换成了系统内信念之间即主观与主观的关系问题，将是否“符合”变成了是否“一致”或“融贯”，将符合论关于真的外部问题

转换成了关于真的内部问题。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来看，它实际上涉及到的就是关于真理的实践检验与逻辑证明的关系问题。

再次，融贯论与符合论具有互补性。两者的互补性可以体现在如下几点：第一，就真之定义与真之检验标准而言，可以认为，符合论的合理性更多地体现在关于真之定义上，也就是说，“真是与事实相符合”更侧重于谈论真之本性或真之定义，而融贯论的合理性更多地体现在关于真之检验标准上，“真在于与系统内其他信念或命题的融贯”更侧重于提出检验真的具体标准或方法。第二，真理论要处理的命题或信念是无穷的，就融贯论与符合论而言，它们都不可能覆盖所有的命题或信念，只能处理适合自己处理的部分。比如，罗素所谓的原子命题，实证主义者所说的基本陈述或基始语句或事实命题，等等，这些命题的真可以部分地适用于符合论，用符合论的观点进行分析和处理。而对于诸如数学命题、逻辑命题及某一特定语句或命题集中的命题，则可以部分地适用于融贯论，它们的真可以通过与系统中的其他真命题的关系来进行分析和处理。还有一些命题，比如复合命题、关系命题等等，它们的真可能既需要通过是否与事实相符合，也需要通过与系统中的其他命题的关系来分析。确实，就符合论、实用论、融贯论等传统真理论而言，无论哪一个理论都没法也不可能处理所有的命题、信念或语句的真，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都只适合于处理某些特定的命题、信念或语句。就此而言，融贯论与符合论之间兼具竞争性与互补性也就不言而喻。

参考文献

- [1] B. Blanshard, 2001, "Coherence as the nature of truth", in M. P. Lynch(ed.), *The Nature of Truth: Classic an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 pp. 123–158,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 [2] F. B. Bradley, 1914, *Essays on Truth and Rea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3] L. E. Johnson, 2001, *Focusing on Truth*,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4] N. Rescher, 1973, *The Coherence Theory of Trut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5] B. Russell, 1907, "On the nature of truth",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7(1)**: 28–49.
- [6] R. C. S. Walker, 2001, "The coherence theory", in M. P. Lynch(ed.), *The Nature of Truth: Classic an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 pp. 123–158,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 [7] R. C. S. Walker, 2018, "The coherence theory of truth", in M. Glanzberg(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ruth*, pp. 219–237,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8] J. O. Young, 2001, "A defence of the coherence theory of truth",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Research*, **XXVI**: 89–101.
- [9] J. O. Young, 2018, "The coherence theory of truth", in E. N. Zalta and U. Nodelman(eds.),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Summer 2024 Edition)*, URL = <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um2024/entries/truth-coherence/>.

- [10] 格雷林 (著), 牟博 (译), 哲学逻辑引论,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
- [11] 韩慧云, “真理论证中的预设性谬误: 以融贯论为例”,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21 年第 6 期, 第 3-7 页。
- [12] 李主斌, “符合论 VS 融贯论”,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1 年第 9 期, 第 15-19 页。
- [13] 邵强进, 逻辑真,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6 年。
- [14] 苏珊·哈克 (著), 罗毅 (译), 逻辑哲学,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年。

(责任编辑: 映之)

A Study on the Coherence Theory of Tru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y of Logic

Zehong Hu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coherentist, a belief or proposition always belongs to a certain set of beliefs or systems, and a belief or proposition is true iff the belief or proposition is coherent with other beliefs in the belief set or system, or else it is false.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important concepts of the coherence theory of truth are “coherence” and “system”, and the in-depth analysis and investigation of them is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the coherence theory of truth. The most prevalent and substantial critique of coherentism asserts that this theory allows any proposition to be true, since, in principle, even a patently false proposition could be accommodated within a coherent system. In addressing this objection, coherentists have offered reasonable and pragmatic responses from various perspectives. Traditionally the coherence theory of truth and the correspondence theory of truth are regarded as two different competing theories of truth; however, indeed, they could be seen as complementary.